

# 毛泽东一天回 18 封群众来信

## 收下女工围巾手套回赠火腿板鸭

1950年5月中旬的一天，警卫员抱着一些礼品和信进来，小心地放在桌子上，高兴地说：“主席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毛泽东打量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，小声地数着：“两个火腿、两只板鸭，一大包海米……”他严肃地对警卫员说：“信，我收下，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。”警卫员一听急了，说：“不行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
这时，另一个警卫员提着一个袋子走进来，对毛泽东说：“主席，这是杨主任刚才让我转交给你的。”毛泽东一看就生气了，说：“今天，你这个杨主任怎么啦？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！”警卫员解释说：“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口袋非您处理不可，请您先看信。”毛泽东说：“不看！一并退给杨主任。”此时，杨尚昆进来说：“主席，这封信你不能不看，否则，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待啊！”

毛泽东沉思片刻，问杨尚昆是怎么回事。杨尚昆从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、一双毛手套，还有一封信。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：“主席，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。”说完，他就办别的事去了。

毛泽东立即打开信看，信中写道：我叫张秀清，出身河北藁县一个贫农家庭，家中无地，租种地主的地，一年到头除去交租后所剩无几，父亲得了肺病，还得下地、做小贩，粮食不够吃，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，一到过年，父亲只有外出躲债。一家11口人，病了无钱治，死了9口，只剩下我和母亲。后来，我们娘儿俩来到北京，给人养兔子、纺线，过着受剥削的生活。日本鬼子的侵略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粮价一天三涨，生活没有保证，日子实在难熬啊！

信中还说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我的心里高兴极了，那一天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，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，幸福得流下了热泪。天气渐渐冷了，我想着毛主席

### 核心提示

毛泽东很注意倾听人民的声音，非常重视人民来信，经常拆阅给他的信件，并尽可能地回信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50年5月上旬，他就回了将近80封信，仅5月7日一天就回了18封信，但对于人民送来的礼物，他从来不易收取，廉洁奉公，并以自己的行动作出表率。



毛泽东

冷，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的毛和以前积攒的一些纺成线，织成了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。我要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……

毛泽东看罢张秀清的来信，站了起来，又捧起毛围巾和毛手套，看着看着，他的两眼渐渐地

湿润了。他说，这是人民一针一线织成的围巾和手套，这是人民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！他转过脸问警卫员这包东西是从哪儿转过来的，警卫员回答：“杨主任告诉我，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转来的。”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信收下，围巾和手套也收下。请你把火腿、板鸭、海

米交给杨主任，让他把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给张秀清，由王冶秋或郑振铎去办这件事。”站在一边的警卫员立即把这些东西包好，准备往外走。

毛泽东又让警卫员稍等一下，并说：还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呀！他随手拿起笔写了起来：“张秀清女士：去年冬承惠珍品，极为感谢。兹有薄物数件奉上，尚祈晒纳为幸。”警卫员拿着毛泽东的回信和礼品去办这件事了。

1950年5月21日，文化部部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上接见了张秀清，握着她的手说：“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，毛主席收到了，主席很高兴，并让我问候你！”郑振铎指着桌子上放的东西说：“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，还有这封亲笔信。”张秀清捧着信，看看桌子上放的两个火腿、两只板鸭和一大包海米，激动得流下了热泪。后来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：“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。看着他老人家的亲笔信，心里热乎乎的，一字一句是那么亲切，那么谦虚，那么热爱人民。当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心里却有说不完的话。只说了一句：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。”

张秀清回忆这件事时说：“主席的亲笔信鼓舞着我，从1949年到1962年我共做了十几年街道工作，得到了多次表扬奖励。”

(据人民网)



## 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鹤文 著

陈晶也过去了，看到报纸上韩振淇、韩振昌的名字和大幅照片时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便皱起眉想看个清楚，突然感到心中憋气，眼前一黑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了。抢救过来后，她哭得死去活来，哭得大老爷们儿的心都酸溜溜的，女人们都在抹眼泪。厂长走过来问咋回事，同科室的几个女人七嘴八舌，有的说这一段时间陈晶的脸色一直不好，可能是中邪了；有的说她可能是妊娠期的反应。医生检查后说，血压不高、心脏正常、气虚疲劳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就行了。两个女同事把她送到值班室。她躺在床上仍痛哭不止，哭累睡着了，醒来又哭，总感到有哭不完的伤心，流不完的泪水。

“人们看到的是韩振淇人生事业的大厦越盖越高，越来越光彩照人，谁会看到他在大厦的阴影中哭泣，他那受到创伤的心滴着鲜红的血！这伤痛体会最深的是自己。韩振淇的创伤来自于自己一步步走错步错！虽然近在咫尺，但自己没有勇气去面对他，没有办法去安慰他受伤的心，只能默默地为他祈祷！不恨别人，只能恨自己！”陈晶就这样一次次拷问自己

的灵魂。

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不到。一场严打风暴卷来，铁头这个打砸抢团伙落网了，人们拍手称快。农民对参加联营养鸡的顾虑打消了，淇河上新建的鸡棚如同雨后春笋。

槐树庄成了养鸡专业村。全村百分之八十的家庭都按照公司的要求盖起了鸡棚，最早的一户是三爷。家里人都不同意他养，原因不必细说。但三爷说：“以前，饭馆开张当天都要宴请宾客，实际上是请客人到那儿当饭托儿。联营喂鸡，你说得再好，谁见了？有个托儿在那儿，比说一千句好话都灵验，愿意联营的人自然就找上门来，不信你们看看。”“蠢牛也养上了两棚鸡。满园看三爷养鸡了，回家问他爸养不养，蠢牛端着酒杯正在喝酒，一听这话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谁怕钱扎手？养两三棚鸡，俩月就能净收入两三万块，一年下来挣几十万，还不干等啥呢？咱爷俩光等捧着葫芦喝蜜了。将来叫你大伯划片地方，盖座明三暗五两层楼，你娶个媳妇住楼上，我跟你妈住楼下，这半个月给你大伯家。”

银贵自从媳妇死后，把家里的大权交给小英了。他把精力都放在承包的土地上，春种秋收粮食不少打，天黑回到家，小英做好饭菜，烙好油饼，端给他，笑了笑说：“爸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石头哥的公司联营养鸡布告贴了恁多天，三爷都养了，咱村好多家都养了，我去看了几家，那小鸡就跟气吹的一样，一天一个样，咱也喂两棚吧。你说中不中？”

银贵连眼也不眨说：“中，中。”

“爸，我想让你招呼着点儿哪。”

“这还用说？”养鸡成为爷俩谈论的话题，也点燃了他们致富的希望。公司院内逐渐有了人气，签订合

同的、拉鸡苗的、换饲料的，应接不暇。鸡苗、饲料的供应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，人们天不明就排起了长队。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，他们不得不放慢了联营发展的速度。

太阳快落山时，一辆小车开到了公司门口，刘书记跟着一个人从车上下来。他们径直走进孵化间，从饲料加工车间出来后，在院中见到韩振淇。刘书记介绍说：“这就是新调到咱县的王行长，晚上在这儿用餐。饭菜你不用准备，司机去弄了，把你的工作安排一下，咱还让王行长品尝一下‘石头宴’。”

宴席摆好了。几个盘子摆在一个竖立着的大石碾上，淇河大曲也斟上了，凳子是一摞砖，几个人围石碾而坐。刘书记风趣地向王行长说：“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没有？早来俩月，这样的条件也没有。那时候，这里就是蒲松龄笔下那杂草丛生、污秽遍野、鬼狐出没的地方，在这儿拍《聊斋》电影的话不用布置场景。用我们省报记者的话说这儿是一张白纸，能绘出伟大的事业，是企业家的摇篮。”

王行长深深地点了点头表示赞成：“我很佩服这样的创业精神，我也相信古往今来成大业者，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。1947年美国特使来中国考察后说，最终夺取胜利者是共产党。今天你让我来这儿赴‘石头宴’，不是让我来学习小青年的创业精神嘛。咱下午走访了一圈，从养鸡户的谈话中得知他们都很看好这个行业，提出来的意见是鸡苗和饲料供应不上。刘书记，你让我猜了一下午的谜，我一直在猜，你是让我学知识呢，还是让我养鸡呢？坐在石碾这儿，我茅塞顿开，就这石碾上放的六钱杯，不灌替，你喝一杯，我贷给韩振淇10万块。我拿这盒火柴棒，你喝一杯，我放一根，两位大学生都会记账，你看行不？”

韩振淇和韩振昌注视的目光从王行长脸上移到刘书记脸上。只见刘书记兴奋地说：“你可不准反悔。”

王行长眨眨眼说：“君子之交，说话算数。”

司机刚要说话，刘书记拍了他一下说：“现在还没有轮到你发表意见，你不要吭。”他端起酒杯一仰脖子酒进嘴里了，一连喝了20杯。

韩振淇没有和刘书记喝过酒，他不知道刘书记有多大的酒量，倒酒的手有些迟缓了。他看看一脸认真的王行长说：“王行长，我和振昌喝两杯，算刘书记喝一杯行吗？”

王行长使了一下眼色说：“你叫刘书记说吧。”

“倒——今天晚上我一定喝30杯，300万够不够？不够再喝10杯。倒，倒酒！”一连几杯，酒越喝越慢，刘书记的脸色由红变黄，不断地咳嗽，喘着粗气。

司机从韩振淇手里夺过酒瓶说：“刘书记他还吃着药，医生交代过不让他喝酒啊！”

“你胡说啥，倒，一杯都不能少。王行长，你支持他们的事业，就是支持我的工作，全县人民感谢你，你就是全县人民的大功臣。倒，不倒拿来瓶，我自己倒。”

司机眼里含着泪说：“刘书记，你刚出院，我替你喝吧。”

“小王，你不要胡说。”一杯又下肚了。

韩振淇、韩振昌看到司机哭了，他们也哭了，同声说：“刘书记……”

王行长说：“中了，中了，我服你了。300万，明天办手续。”

“石头宴”结束了。几个人把刘书记扶上车，王行长坐在前面，摇开车窗说：“谢谢你们了！工作该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。”车开了，还没出门就亮起了应急灯。

到了县城，司机说：“王行长，我先

把你送回家，刘书记得到医院去，医生本来就不让他上班，他歇不住。”

“走，走，咱一块儿到医院。都怨我！我才调来，没有跟刘书记喝过酒，本来也是句玩笑话，谁知他恁实诚。”

车直接开到了医院。急诊室的医生给刘书记量了血压，高压一百八，说：“不要命了，谁是他的家人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，我。”一连四声应答。司机和王行长扭头一看，韩振淇、韩振昌不知啥时也站在后面。

刘书记被推进病房，大夫要家人脱下他的衣服进行全面检查。几个人齐动手脱下了他的夹克，又脱下衬衣、秋衣。要不是亲眼看见，谁也不会相信，衬衣的袖口已经磨烂，秋衣的领口松得像个布袋口，一点伸缩性都没有了，上面还补了几个不同颜色的补丁。这两件衣服至少穿了15年，从款式到布料，市场上早已不见了。

大夫说：“这人外面穿得还差不多，里面穿得恁破，当儿女的都干啥去了？”

王行长说：“他穷，他的权力可不穷，他是掌管咱县几十万人口穷富命运的县委书记——刘书记。”

大夫拿着听诊器的手颤抖了，她不敢相信，这就是刘书记。这时刘书记住院时的主治大夫和医院领导都赶来了。看到刘书记的难受样，大家都心疼得落下了眼泪。

(48)

## 水宜生

宜 / 生 / 之 / 水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
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  
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